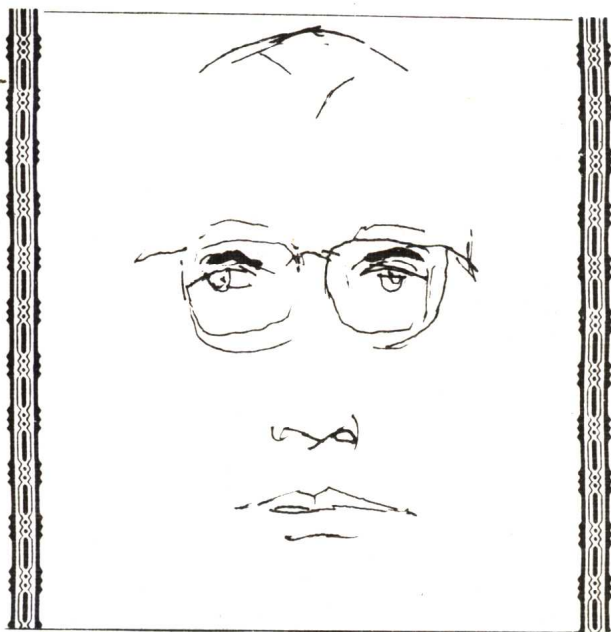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梦的真实与美——废名

郭 济 访著

梦的真实与美——废名



郭济访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梦的真实与美——废名

郭济访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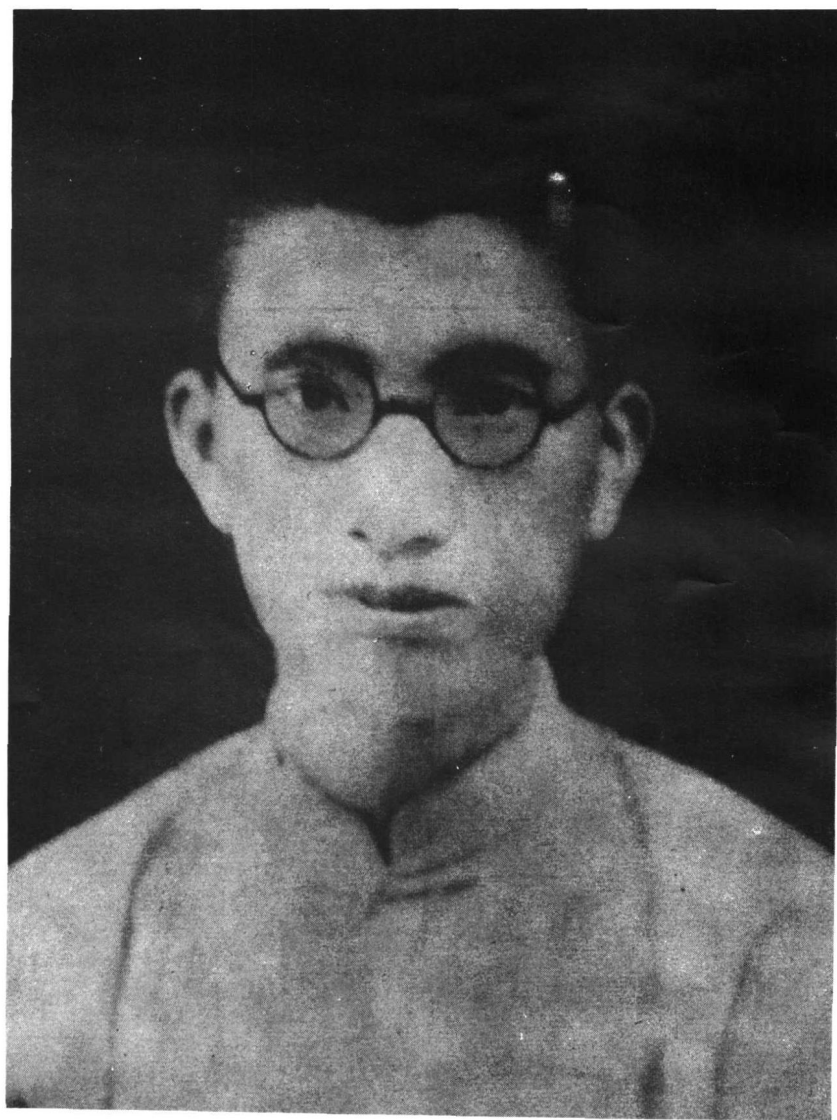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1/32	12.125印张	248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9.00元	

ISBN 7-80505-643-9/I·585



作者小传：

郭济访，祖籍广东潮阴，江苏丹阳人，1954年生。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至1987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1988年起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任文学编辑。曾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许地山研究述评》，《追寻于沉浊人世与思辨天国之间》（获山东省社科奖三等奖），《论鲁迅的精神世界》，《论〈空山灵雨〉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论〈骆驼祥子〉的悲剧冲突及其思想意义》等二十余万字。另有与人合著《台湾三家诗选评》（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三十年代的废名

雪的原野

雪的原野，

你是未生的嬰兒，

明月不相識，

明日的朝陽不相識，——

今夜的足跡是野獸麼？

樹影不相識。

雪的原野

你是未生的嬰兒，——

靈魂是那里人家的燈麼？

燈火不相識。

题 记

废名，奇人也。“额如螳螂，相貌奇古”（周作人语）；“畸行独往，斯世所罕”（俞平伯语）；明明起个名，却曰“废名”。说是写小说，叫人当诗读，生平懒于记事理，却将小说作日记；小说做了没故事，章法结构全抛弃。文章既清新又朦胧，既简洁又晦涩，既明朗又神秘，既悲哀又狂放，既美丽又滑稽……。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艾略特、哈代；陶渊明、温庭筠、李商隐；六朝文章、唐诗宋词……广收博采、交糅杂作。崇拜周作人，扭打熊十力；静坐羡慕法师，论道目空天下；认真写小说，没有一部长篇不是“半调子”，笑骂由你笑骂；无意做学问，二十章《阿赖耶识论》洋洋大观，惜世人无缘得见。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

目 录

● ● ●

第 一 章	永远的诱惑·····	(1)
第 二 章	如歌的行板·····	(25)
第 三 章	走出黄梅·····	(53)
第 四 章	浅草破土·····	(69)
第 五 章	竹林的故事·····	(97)
第 六 章	《语丝》的栽培 ·····	(126)
第 七 章	吾谁与归·····	(146)
第 八 章	西山卜居·····	(169)
第 九 章	《桃园》与《枣》·····	(192)
第 十 章	骆驼草·····	(211)
第十一章	美丽与狂放·····	(248)
第十二章	釜底游魂·····	(278)
第十三章	销魂之别·····	(304)
第十四章	苍老的云·····	(338)



废名年表.....(361)

主要参考书目、期刊与论文.....(376)

后记.....(380)

第一章

永远的诱惑

1 湖北，黄梅，连绵的群山。

大约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前后的一天。夜幕刚开揭起，浓浓的雾霭又将这偏僻的山城揽在怀间，仿佛不让人们一睹它的丰采。早醒的是那几只打着鸣儿的鸡，和祥记豆腐店、大麻子烧饼店的几个小伙计，他们打着呵欠，伸个懒腰，深一脚浅一脚地从街上走过，留下青石板“吧嗒吧嗒”脆生生甜丝丝的回声。闪烁在雾气中的启明星，似引诱似呼唤，亮一只神秘而苍老的眼。新的一天开始了，像那死去的所有的日子一样，它是那样的普通、平静，然而，这一天，对于一个人，它将成为一个永远的日子。日子将会死去，活着的将是记忆。

黄梅是鄂东山区一个小小的县城，它位于长江北岸鄂皖交界处，东邻安徽宿松，北依大别山，高高低低的丘陵围成

县城的屏障，形若一只畚箕，这却是一只金畚箕。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饶，堪称鱼米之乡。唯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乡民们在此世代耕作生息，却也悠然翕然，平空成就个世外桃源。但黄梅也绝非闭塞之所，五十里水路便是九江、庐山，上江下江的商贾总爱去黄梅兜一圈。每当收获的季节，乡民们便会推着独轮车，挑着竹箩，三五成群，送去稻、麦、棉、麻，山民们也送来了山货、蚕茧。买卖做得很兴隆，喜得商人像鱼样的钻。大山和土地绝不会辜负勤劳的百姓，他们手里攥把着银钱，打点一些油盐酱醋，喝口茶，乘乘凉。若有兴趣，到牲口市场溜一圈，拍打拍打牯牛滚圆的屁股，买不起心里也乐。若再得了空闲，就揀住那些九江老倌，磨缠杀价，为老婆扯段布，买两尺红头绳，还有那叫人看看便生怜爱的桃木梳篦和花里胡哨叫人眼花缭乱的各色丝线。顽皮的儿子也不能冷落，买两只带着红星绿星的玻璃球儿，儿子怕要开心死了。做着生意，抬价杀价，戏谑玩笑，常常伴着争吵也伴着哄笑。有个汉子正缠着一个九江贩子，那汉子刚柴出一担谷子，赤了一个膊，衣衫斜系在腰上，扛了一支扁担，脸上汗涔涔的，他大约被那些小玩意儿弄得眼花，待到结帐，他方大吃一惊，他尖叫了起来：

“九江佬，太黑心！这几样破东西，硬是要换咱一年的辛苦哇！”

“哎，老倌，不，老哥，我说咱做小本生意的，不怕您笑话，犯不着黑心赚您的钱。咱从九江来，虽说过江就到，但还得坐个船，赶个车，在小池口宿一宿，货担儿往哪一搁，喏，收钱；税官背着枪来了，手一伸，喏，给钱，……就这

样咱走一路给一路，说个贴心话儿，咱这个价卖给您，连老婆孩子都赔上了。”

“嘻，有你的，八哥似的嘴儿，咱可养不活你的婆娘。”那汉子打趣他。

周围腾起一片哄笑，那汉子得意了，撂下银钱，装上货，扛起扁担，快活地走了。贩子收起钱，一边摇着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难玩，难玩。”

逢上赶集，小媳妇儿姑娘家也相约进城，找个借口瞒着爹娘，一路上耍着乐着笑着，进了城，找个庙烧炷香，便挤进杂耍货摊边找热闹。黄梅县城四周都有坚牢的城墙，那是民元前数年的事，城墙已不能作战争之用了，城门口虽然站着两个荷枪的老兵，那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开关城门的工役而已。姑娘们瞅个空便爬上了城墙，权作游玩赏乐，俯看城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吆喝卖唱，杂耍货摊，驴鸣羊叫，商贾行旅，黄梅县城倒是一片升平繁荣景象，浑不觉天下动荡，风雨如晦。

每当夕阳西下，集市散去，黄梅县城便会安静下来，安静得叫人禁不住有点心酸。这个小小的县城虽然在乡民们心目中是如此的重要，然而，外乡人却对它知之甚少。黄梅戏是知道的，但却不知道黄梅县。黄梅戏是安徽戏，可安徽却没有黄梅县。如今，即使是那些黄梅戏的戏迷也未必全知道黄梅戏产自湖北黄梅。黄梅戏原先是黄梅地方的一种采茶小调，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有人将这种黄梅地方采茶小调唱到了安徽安庆，安庆人改造了它，揉进了安庆当地的歌舞、说唱，于是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黄梅戏。后来，也不知是黄梅

戏唱红了《天仙配》，还是《天仙配》唱红了黄梅戏，反正现在许多人都能哼上一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我们不埋没安徽人的功劳，但只有楚人才能有这种大胆的人神婚恋的想象与安排，黄梅戏自然不会忘掉黄梅县。

黄梅这小小的地方不仅孕育了美丽动听的黄梅戏，并且还因了它山水的秀美，而与历代许多诗人结下了不解的因缘，据传说和县志所载，陶渊明、慧远、李白、裴度、苏东坡等诗人都曾到过黄梅，并曾留有诗作；而南朝著名诗人鲍照则居于此，死于此，葬于此。黄梅城内有鲍公祠、鲍母祠，城外有鲍参军墓、俊逸亭。县志中还载有历代文人所写关于鲍公祠、参军墓和俊逸亭的诗文。黄梅的丰饶并不仅仅因为它是鱼米之乡，更因为这里有着崇文的习俗和浓厚的文化气息。

一团团的雾气像抛不开的棉絮，可你不用扯，它却已悄悄地散开了，散成了树枝树叶上滴答而下的水珠，散成了小瓦屋顶上一缕缕的炊烟。在黄梅县城小南门附近隐约有了几簇人影，就着屋里晃动的灯光在忙乎着，不一会儿，就有了三五辆独轮车，轧着青石板街面石，“吱呀吱呀”欢唱着起程了。独轮车是南方常见的那种，木制的架子，木制的轮，轮上镶着扁铁条，有两根一米多长的车把伸在外面，车把又叫车轱，可这车轱不是供牛马架的，一个汉子两手正好扶起它，然后再用一根麻布混编的宽带系住车轱两端，架在汉子的肩上，这根带子叫轱绳。这种独轮车可以推三五百斤的货，特别适用于南方窄小的田埂和山间崎岖弯曲的羊肠小道。若是行路多沟多坎，只需在车前搭上个帮手背牵，那就更省力了。

若是车上只有一二百斤的负载，那么对于一个有力气的汉子，真如同扛一支空扁担行路，他大可以扯开沙沙的喉咙，来一段黄梅调，或是来一段需化力气唱的汉剧，好不悠哉游哉，再伴以“吱呀吱呀”的车轴有节奏的呻唤，恰如打起了锣鼓拉起了琴弦。可今天这些独轮车上不是载的货，而是载的人。黄梅的老弱妇孺出远门，有钱的人家可以雇一乘轿子让人抬着走，没钱的人可就苦了。穷人家女孩本不该缠小脚，可不缠小脚的女人没人要，缠了小脚却是找罪受，出个门，没钱乘船雇轿，便只好辛苦那一双小脚，然而小脚跨不盈尺，屁股扭了半天走不出别人的三两步远，人却早累趴了，那才真是遭罪。那些不穷不富中不溜溜的人家就走个中间的道道，坐独轮车。这种车本是载货用的，可是，一边绑扎上一张小椅子，便可以一边坐上一个人，那倒也挺稳当。不过，要紧的是两边的载重相差不多，否则一边轻一边重，车子不好推。还有，得找上个好推手，否则，推到个沟沟坎坎、河儿桥边的，车子一歪，那还不全完？！

这一溜子独轮车悠悠地推出了黄梅东门，走上了城外的大道，不久就折向了东北的山路。最后的那挂车子上，一侧坐着一个富富态态的妇人，她三十多岁，眉清目秀，慈和善良。她不时地侧过头来关注地看看车子的另一侧。那边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妇，那是她的母亲，在她母亲的身后，挂在车把上的是她的儿子，一个瘦弱得叫人吃惊的孩子。

这孩子六七岁的样子，骨瘦如柴，脸色蜡黄，后脑勺上几根稀稀拉拉的黄毛，尚不能总起一根羊角小辫，刮得光光的前额上滑动着一对漆黑的眼珠，透出机灵与聪敏，那下半

张脸却被一张硕大无朋的嘴占满了，当他好奇地转头东张西望的时候，就显出了一对招风的大耳，逗得人直要发笑。祖母挺爱这孩子，曾摸着他的头玩笑地说：“两耳招风，卖田的祖宗。要指望他置买田产是一场空啰，不过，也亏了他那半张脸的大嘴，一辈子吃穿受用。”

“娘，这又是怎么一说呢？”媳妇逗她的婆母说话，招她的高兴。

“这叫做‘男儿嘴大吃四方’，这四方都能吃，还怕他饿饭？”

“卖唱杂耍，行乞要饭，手艺百工，哪一行都是‘四方’饭，谁知他吃哪样饭。”

“你这就不懂了，这孩子相貌有些奇古，那额头就像一个方头蝥，是个戴头巾的头，保不准是个秀才，那可比他老子有出息。”

大家心里就有些乐。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有出息呢？不过这也是家里的玩笑话而已，说完了谁也不往心里去。看看儿子病蔫蔫的模样，那瘦骨嶙峋的身架上搁不住一颗方额大头，母亲的心一阵阵的绞痛。

谁又能想象得出就是如今这个相貌奇古、瘦弱不堪的小男孩，十多年以后将会悄悄地走上中国的文坛，独自默默的耕耘，给后人留下一笔值得称道的文学遗产。就是这样的小男孩，他以这样的形象走进了我们的文学传记，虽然有些令人诧异和不安。

他的名字叫废名。

2 独轮车行走在黄梅城外崎岖的山路上，没在了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

春天的魔力催开了山间的一切生命，馥郁的气息透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间。茶树冒出了淡淡的新绿，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野花将自己的笑靥镶嵌在青翠欲滴、枝枝蔓蔓的灌木丛中，逗得人心心里一阵阵的欢快，一不小心，还会有一朵不知名的野花从路边的枯树桩中，乱石堆里探出头来，又顽皮地躲藏起来。各种各样的鸟儿嘤鸣出嘹亮的清音。大自然将无限的生机推到了废名的面前，他大口地吸饮着这份新鲜，享用着这份美丽，他甚至有些醉，有些觉得接受不了。他因为患病的缘故，在那灰暗的屋子里已经关了整整一年了，虽然偶尔母亲也会将他抱在檐下晒晒太阳，那金晃晃的阳光令他晕眩，他虚弱得几乎难以接受那份强烈的恩赐。他只能躺在树荫下的竹榻上，让两眼追随着叽叽喳喳的麻雀，从屋尖跳到树梢，又从树梢落到门前的空坦上，他甚至不敢挪动一下身子，喘一口粗气，怕惊飞了这一群小小的生命，他的寂寞的心儿只有这时才能涌起一些温馨。

六七岁的时候，废名患了一场大病，这一场大病差点送了他的小命。这病来得很凶猛，起初于颈之右侧突然肿起如栗子那样大小，经过半年，由硬而软，终于破皮而流脓；接着左侧也一样肿起，一样由硬而软而流脓，然而右侧并不因先起而先愈；颈部如此，两腋又继续如此，直病得废名奄

奄一息，卧床待毙。他后来回忆说：“六七岁时大病一次，上学读书读下论到‘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便没有上学了，留下一个阴影，或者因为从此病了，或者因为这章书难读，空气很是黑暗。这一病有一年余的时间，病好了，尚不能好好地走路，几乎近于残废，两腿不能直立”^①，可见病情是非常严重的了。废名患的是瘰癧，西医谓之淋巴结核或淋巴结炎，当时对这种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废名只能在这场大病中碰运气了。然而，奇迹终于发生了，废名凭着他顽强的生命力，终于挣扎着活过来了，但是，从此，他的脖子上便留下了累累的疤痕，连声音也变得喑哑低沉，据他自己讲，这都是因为小时候患瘰癧的缘故。

这一年多来，父母为他操尽了心，延医请药诊治调理，在这黑暗的空气中，连父亲的脾气也变得暴躁不安，他因此会光火骂人，而母亲则默默地将一切都承担下来，但父亲并没有推卸他的责任，他曾经为废名请过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望的外科医生，老中医、偏方秘方也找了不少，现在病情总算有了转机。深爱着废名的祖母和外祖母也为他操尽了心，他们笃信佛教，从废名患病的那一刻，他们便在菩萨面前为废名祝祷许愿，请求菩萨的保佑。废名的病情总算有了转机，他们认为那是菩萨显灵，医药有何功劳。菩萨的佛力无边，广被一切世间，废名转危为安，全赖了菩萨的荫庇保佑，尤其不能忘了菩萨的恩惠。外祖母和母亲反复付度，决定择定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五祖寺》，《废名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